

“防之以严，备之以豫”： 《殿粤要纂》舆图研究*

陈 松

提 要：《殿粤要纂》是明朝万历年间记录广西军事防务的专著，系时任广西巡抚杨芳主编，旨在“一册在手，不越盈尺而内境向背虚实皆知”。《殿粤要纂》采用图说结合形式编纂；绘有舆图 129 幅，按不同行政级别绘制，呈现了鲜明有序的层级体系：全省总图——府图——州、县、司图——峒、寨图；全书舆图绘制使用了统一、规范的符号系统，不同符号被赋予特定含义，彰显了绘制者的华夷秩序观。《殿粤要纂》图文体现出当政者采用对内严守、对外松弛的军备防御，对瑶、壮等少数民族严加防范，对接壤的安南却选择性忽略。在对待中国古代地图问题上，不可按照现代的概念和观点去评价。

关键词：《殿粤要纂》 舆图 绘制

《殿粤要纂》是记录明朝广西军事防务的专著，由时任广西巡抚杨芳主编，万历三十年（1602）成书。现有对《殿粤要纂》一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该书内容及编纂过程、史料价值等方面：从文献角度对《殿粤要纂》的作者、编纂过程、体裁内容及现存藏本等开展研究的有日本学者谷口房男《〈殿粤要纂〉跋》^①，强调其史料价值的有莫金山《明朝镇守广西秘籍〈殿粤要纂〉》^②《〈殿粤要纂〉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③；利用《殿粤要纂》所载壮、瑶等民族资料探讨民族空间分布的主要有刘祥学《壮族地区人地关系过程中的环境适应研究》^④、胡列箭《名与实——广西瑶人分布研究（1368—1954）》^⑤。“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管子·地图》）《殿粤要纂》作为军事地理著作，体现其军防价值的舆图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本文立足于《殿粤要纂》所绘舆图，对其编绘目的、成图过程及内容特点等进行分析。

一 《殿粤要纂》编纂目的及成图过程

《殿粤要纂》分 4 卷，4 册，册长 30 厘米、宽 18.5 厘米。因涉及军事机密流传甚少，鲜见于世，知之者寥寥，现仅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和日本内阁文库两个不全藏本。由杨芳主编并作序，左布政使沈修执笔后序。

* 本文为 2020—2021 年度广西地方志人才梯队项目“古籍中的广西舆图整理与研究”、2020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家国天下’：新时代儿童历史地理观培养研究”（项目编号：2020KY28012）研究成果。

① 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卷首，《殿粤要纂跋》，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 年，第 29—30 页；另在《关于万历版〈广西通志〉（续）》一文中，就万历版《广西通志》收录《殿粤要纂》的部分内容探讨万历《广西通志》流传的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介绍了《殿粤要纂》部分内容在清代广西地方志中的收录情况。参考谷口房男著，谢崇安译：《关于万历版〈广西通志〉（续）》，《广西地方志》1996 年第 1 期。

② 莫金山：《明朝镇守广西秘籍〈殿粤要纂〉》，《广西地方志》1995 年第 5 期。

③ 莫金山：《〈殿粤要纂〉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学术论坛》1999 年第 1 期。

④ 刘祥学：《壮族地区人地关系过程中的环境适应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47—53 页。

⑤ 胡列箭：《名与实——广西瑶人分布研究（1368—1954）》，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11—21 页。

杨芳，字以德，号济宁，生卒年不详，四川重庆卫军籍出身，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任鄞县知事、山西布政使、广西巡抚、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职。万历二十七年，杨芳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万历三十四年因其父卒请求回乡守孝，至迟到万历三十六年下任广西巡抚蔡应科到位，杨芳在桂主政九年。在任期间他组织力量举三年之功编纂成《殿粤要纂》一书。

杨芳下车伊始即顾瞻咨访，“初，余奉简命入境，顾瞻咨访，知粤与蛮界若犬牙，其防之贵严，而备之贵豫。窃欲究其险塞，稽其寨堡，核其戍卒、粮饷、干櫓，以纂之成帙，俾手展仅咫尺，而主客盈缩之数入于目，而融于心。庶几并采兼筹于殿粤之图，便以周而及……”^①由于广西境内种族、部落散居杂处，犬牙交错，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长期以来烽烟四起、战事频仍。尤其是古田起义（1377—1571）、八寨起义（1376—1579）、府江起义（1375—1573）、大藤峡起义（1372—1597）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成为明朝时期广西地方矛盾爆发之突出反映。又，广西南接安南，安南虽为藩属，时有贡献，但不时内犯入侵，洪武十年至嘉靖二十年（1377—1541）曾入犯明境近10次，直至嘉靖二十年明廷对其发兵征讨后才稍稍顺附，但始终厉兵秣马，准备北犯。如何守土御边，防患于未然，是摆在地方官杨芳面前的一道难题。杨芳到任，恰逢万历《广西通志》编纂完毕并呈递其作序，但包罗万象的地方通志对于广西军防信息的记载仅是一鳞半爪，对了解各地防御详情于事无补。“防之贵严，备之贵豫”，杨芳急需一册全面详尽的军防图籍在手，故令左布政使沈修、右布政使曲迁乔等及府、州、县，编纂一部反映镇守广西各要塞形势及布防的图籍，是为《殿粤要纂》。

关于其编绘舆图的流程，沈修有记：

广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巡抚地方事，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奉钦差巡抚广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宪牌，照得疆场寄重而形势、士马、储积、甲兵诸务为最先。……据守巡兵备各道造报所属府州县图说前来，虽称详尽，然体裁不齐，规画未备，未便一览周知，合行校辑，牌仰该司即便会同按、都二司，将发去通省图说，再行校正，加以讨论，照式绘图。图后列所籍，徒卒几何？粮钱几何？攻杀击刺之具几何？最后著为图说，以概其夷险之异形，难易之异势，今昔赢缩之异资，土流宜否之异状，照依道属鳞次成书，俾目舆图骤，心与说融。不越盈尺，而四境之向背虚实，瞭望可以坐彻。庶便酌斟，订纂汇为《殿粤要纂》。凡我同心，其尚熟讲详研，毋漫毋略等因奉此。依奉遵将发下各府图说，该本司会同按、都二司，逐一校正，讨论明悉，合行呈阅。为此今将缘由同奉宪牌粘连具呈。伏乞照验执行。计呈送桂柳等九府地图贴说书册九本。^②

为制驭干城，巡抚地方事，沈修等人奉杨芳之令，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备修《殿粤要纂》。先是由“据守巡兵备各道造报所属府州县图说”，讨论确认编修体例及图文规范后，依奉遵将发下各府图说，其间反复讨论、修改、校正，历时三年，最终经布政使司会同都指挥司、按察司三司会审校正通过，至万历三十年春乃成。

① 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21页。

② 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25—26页。

二 《殿粤要纂》舆图绘制特点

《殿粤要纂》主旨在于突出军务、兵防要素，故重点表现各府、州、县、司兵事地理要素。舆图为该书重中之重，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采用图说结合形式。《殿粤要纂》采用图说形式编纂，一图一说，先图后说。全书绘有舆图129幅，包括全省总图1幅、府图11幅、州图49幅、县图51幅、司图14幅以及峒图2幅、寨图1幅。各图均采用形象画法绘制，地理要素基本绘之以形，山体绘山形符号，河流绘双曲线，河源采用尖细闭合曲线，支流与主流有粗细之分，城镇绘其形制，绘城垛、城门、城楼，内注官署学庙等机构名称，关隘、城堡、哨所、村落以文字标注，外括竖框、横框、圆形、椭圆、菱形等不同图形以示区分。

“说”包括图说、置校、岁饷、戎器四部分，涉及地理形势、关隘设置、民族分布、驻军哨堡、银饷供给、兵力配置、武器装备等内容。譬如，“九府总图”后附有“广西总图说”，介绍粤西地理形势、土司治乱、府州开设、民族分布、可施策略等；“置校”记载广西通省官军、哨兵、打手、耕兵等兵力人数；“岁饷”记银钱、米、禾数；“戎器”记武器配备的件数。各府、州、县、司及峒、寨图后所附说文均按此规例记载，只是文字有详略区分。

这种图说结合的编纂形式，并非《殿粤要纂》独有，应是借鉴了同类图籍，特别是北方九边图籍的编纂方法。自明嘉靖朝以来，北方蒙古频频入侵边内，九边图籍层出不穷，既有兵部职方司绘制，又有巡按御史奉命绘制，更多的是镇守地方军政大员编纂，甚至有士人编绘的边镇、边关图籍，大多采用图说形式编纂。如许论《九边图论》，魏焕《皇明九边考》，罗洪先《广舆图》，霍冀《九边图说》，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王士琦《三云筹俎考》，龚立本《全辽图说》，刘敏宽《延镇图说》，翁万达《边关图说》《边墙图说》，冯瑗《开原图说》，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边城御虏图说》等，均采用图说结合的形式。南方省区亦有不少图说形式的地图集问世，如嘉靖年间顾可久编纂的《琼管山海图说》，万历年间彩绘本《江西舆地图说》等。画图贴说在明代地图绘制中基本成为一种传统。《国朝典汇》载，嘉靖元年（1522），“定各边军马器械，每三年遣御史巡视，绘图贴说以闻”^①。霍冀《九边图说》兵部本在《九边图说·兵部奏疏》概述了编纂该书时兵部下令“各镇督抚军门将所管地方开具冲缓，仍画图贴说，以便查照，去后随该各镇陆续开报前来。或繁简失宜，或该载未尽，又经咨驳，务求允当。往反多时，始获就绪”^②。宋应星《经略复国要编》也多处提及“画图贴说”说明军事布防情况，如“凡防御兵马，全赖该道调停。今抵辽阳本地各道料理俱已报完，独贵治道里悬隔边海三道俱未见报……烦门下转致该道贵同寅作速报完，仍须画图贴说，务求边疆无事”^③。

以图册印刷本形式存在的舆图无法对地理要素绘制、注记十分详细，需要说文补充、阐释，地方志书中舆图也大体如此。嘉靖《广西通志》“凡例”言：“志何以首图经？周官舆地必有图，以知险阻掌于士训……图于前而括其要于后者，凡以便经略也。”^④以文补图几成惯例，其好处

①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5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9年，史部，第266册，第327页。

② 霍冀：《九边图说》“兵部奏疏”，“玄览堂丛书”，“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1982年，第2页。

③ 宋应星：《经略复国要编》卷3《与山东郭宪长书十八日》，“中华文史丛书”，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第19册，第247—248页。

④ 嘉靖《广西通志·凡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册，第8页。

在于“按说披图，不终日而大势洞心目”^①。

（二）纲维有序，层次分明。《殿粤要纂》舆图分为广西全省总图，府图，州图、县图、司图以及峒、寨图（见表1），按不同行政级别绘制，呈现了鲜明有序的层级体系：全省总图——府图——州、县、司图——峒、寨图。

表1 《殿粤要纂》收录舆图情况

总图	府图	州、县、司图	峒、寨图
九 府 总 图	桂林府总图	州图：永宁州图、全州图	
		县图：临桂县图、灵川县图、兴安县图、阳朔县图、义宁县图、永福县图、灌阳县图	
	柳州府总图	州图：宾州图、象州图	
		县图：马平县图、洛容县图、柳城县图、融县图、怀远县图、罗城县图、来宾县图、迁江县图、上林县图、武宣县图	
	庆远府总图	州图：河池州图、东兰州图、南丹州图、那地州图	
		县图：宜山县图、天河县图、思恩县图、荔波县图、忻城县图	
		司图：永定长官司图、永顺长官司图、永顺副长官司图	
	平乐府总图	州图：永安州图	
		县图：平乐县图、恭城县图、富川县图、贺县图、修仁县图、荔浦县图、昭平县图	
	梧州府总图	州图：郁林州图	
		县图：苍梧县图、藤县图、岑溪县图、容县图、怀集县图、博白县图、北流县图、陆川县图、兴业县图	
	浔州府总图	州图：武靖州图	
		县图：桂平县图、平南县图、贵县图	
	南宁府总图	州图：横州图、上思州图、新宁州图、归德州图、果化州图、忠州图、下雷州图	
		县图：宣化县图、隆安县图、永淳县图	

① 王源：《五镇图志序》，《居业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集部，第1418册，第202页。

(续表)

总图	府图	州、县、司图	峒、寨图
九府总图	太平府总图	州图：左州图、养利州图、永康州图、太平州图、龙英州图、恩城州图、万承州图、都结州图、安平州图、思同州图、上下冻州图、茗盈州图、全茗州图、结安州图、侏伦州图、镇远州图、思明州图	
		县图：崇善县图、罗阳县图、陀陵县图	
	思恩军民府总图	县图：武缘县图	
		司图：兴隆司图、那马司图、白山司图、定罗司图、旧城司图、下旺司图、安定司图、都阳司图、古零司图	
	思明府图	州图：上石西州图、下石西州图	迁隆峒图
	镇安府图	州图：奉议州图	湖润寨图、上映峒图
	直隶州图	泗城州图、田州图（辖有上林县图）、归顺州图、都康州图、向武州图、凭祥州图、龙州图、思陵州图、江州图（辖有罗白县图）	
	直隶长官司	安隆长官司图、上林长官司图	
	其他	利州图①、程县图②、思城州图③	

1. 全省总图——九府总图。九府总图（见图 1）表现的地理范围为明代广西全省，图面四廓标注四至：“东至湖广零陵县界”“南至广东石城县界”“西至云南富川界”“北至湖广武昌州界”，图左下方标注“交趾界”。

九府总图图绘内容较为简单，自然地物只绘水道河流，南部地区绘有几处山峰，未注名称。重点表现府、州、县政区地理，绘有桂林、柳州、庆远、平乐、梧州、浔州、南宁、太平、思恩九府及其下辖州、县名称，部分直隶州。其中桂林府绘出了椭圆形城池，内有“王府”，其他政区地名均用文字注记。总图未标识思明、镇安二府以及安隆、上林二长官司等地，故冠名为九府总图。沈修在书前所撰之文末亦提及“计呈送桂柳等九府地图贴说书册九本”，强调九府地图。

① “利州图说”称：“利州为泗城攻夺，土酋故地，印贮宾州，其兵民归并泗城。”利州在今凌云县境内。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 494 页。

② “程县图说”称：“程县以土改流，后为泗城逼据七十余年，乃征印贮公帑其地，加延四甲，有贡马额粮，迺被南丹构，独山侵占，见行勘。”程县在今天峨县境内。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 497 页。

③ “思城州图说”称：“思城故属田州，其土酋坐岑濬党诛，印失停袭。”思城州在今大新县境内。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 509 页。

何以九府命名？显然，编绘者未将思明、镇安二府纳入广西政区体系，这要从时人对思明、镇安的记载来探析。略早于《殿粤要纂》成书的万历《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共领府九，辖州十二、县四十六、土官府、土州三十四、土县七、长官司四”^①。其后对府级政区疆域一一记述，亦只载桂林、柳州、庆远、平乐、梧州、浔州、南宁、太平、思恩9府^②，而镇安府、思明府是实行世袭制的土府，被载入“外夷志”中。^③

2. 府图（直隶州图、长官司图）。府、直隶州、长官司为广西布政使司直辖，《殿粤要纂》绘有府图11幅，包括桂林、柳州、庆远、平乐、梧州、浔州、南宁、太平、思恩9府图，及思明、镇安2府图；直隶州图9幅，即泗城州、田州、归顺州、都康州、向武州、凭祥州、龙州、思陵州、江州各为一图；长官司图2幅，即安隆长官司图、上林长官司图。

下面分别以桂林府总图、泗城州图、安隆长官司图为代表介绍同类地图所绘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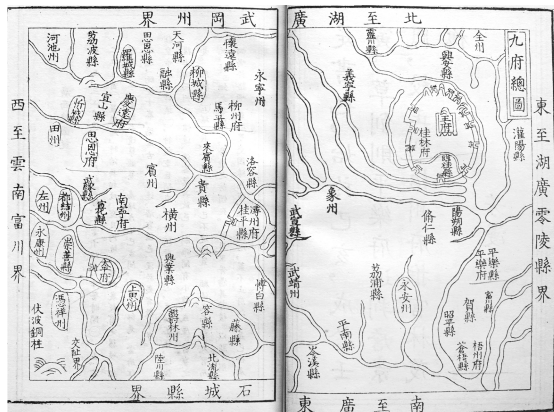


图1 九府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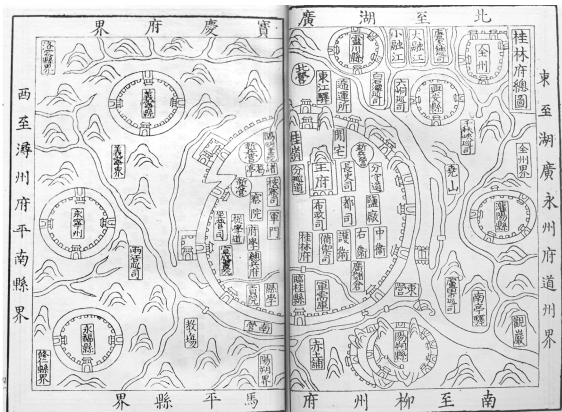


图2 桂林府总图

桂林府总图(见图2)主要表现桂林府境内山川自然形势，桂林府城及临桂、灵川、兴安、阳朔、义宁、永福、灌阳7县和全州、永宁2州治所城池，下辖巡司、营所、驿站等军防设施。图面四缘注四至：“东至湖广永州府道州界”“南至柳州府马平县界”“西至浔州府平南县界”“北至湖广宝庆府界”。桂林府城绘于图面中央，以俯视视角绘制，近圆形，形制规模较大，城垛、城门、城楼一一绘出，城内注记王府，官署、卫所、军需库所、兵营、庙学等各级各类机构。府城设有三重军事防御：城内驻卫，设有多处新兵营；城周有东、北、南营，西南设教场；再外围部署多处巡司，驿站、铺所，形成严密的防卫系统和驿传系统。其他州、县治所城池亦绘城门、城楼、城垛。图后所附“图说”介绍桂林府地理形势、少数民族分布及掠战情况等，“置校”介绍各级军管机构兵员情况，以及岁饷、武器装备。

泗城州图(见图3)重点表现境内山川，泗城城及下辖村寨、驿站等。其四至为“东至那地州界”“南至田州界”“西至云南富州界”“北至贵州安南卫界”。泗州城绘在图中央，圆形，有南、北2座城门，其辖地多为村寨，绘注22处“民村”。“图说”中称其地“幅员辽阔，兵力最劲”，因此泗城州也是明王朝征戍支援其他地方的兵源之地，“额调征兵视诸土司独多，戍梧兵

① 万历《广西通志》卷3《历代沿革》，“明代方志选”，台湾学生书局，1955年，第6册，第50页。

② 参见万历《广西通志》卷3《历代沿革》，“明代方志选”，第6册，第51—68页。

③ 参见万历《广西通志》卷30、32《外夷志》，“明代方志选”，第6册，第619、659页。

三千名。岁饷、戎器无”^①。

安隆长官司图(图4)不同其他地图上北下南方位,而是采用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方位绘制,标注四至地方:“东至上林长官司界”“南至云南广南府界”“西至贵州安龙所界”“北至泗城州界”。图绘地理要素较简,安隆长官司治所绘有一高耸碑坊,顶部绘有屋瓴,两侧分设土驿、分司,其他一概为“民村”,分布于群山万壑之间。文字说明极简,仅介绍该地长官司设立事宜,额调征兵一千名,不配岁饷及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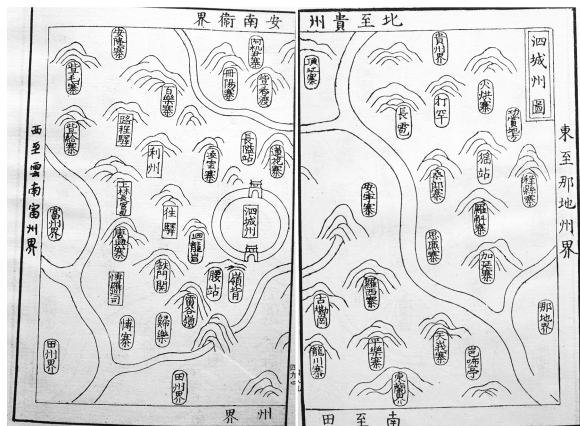


图3 泗城州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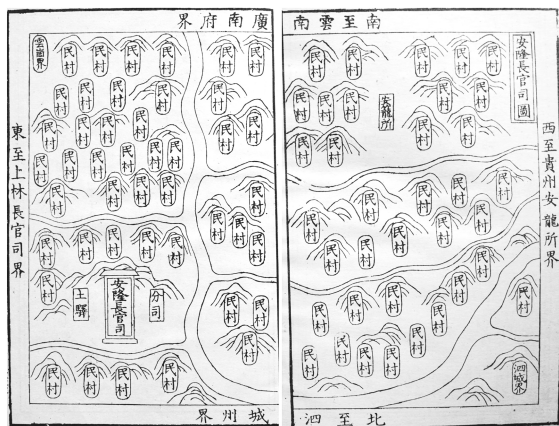


图4 安隆长官司图

3. 州、县、司图。州、县、司作为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是广西军事防御体系的基础,绘有105幅州、县、司图。本文以桂林府全州图、南宁府永淳县图、思恩府那马司图为代表论述。

全州被称为桂林锁钥,地理位置重要,防御甚严。全州图(见图5)表现了全州的地理形势及布防形势:全州城池形制较大,筑有城垛,5处城门,城内有东、西察院、千户所、分司、儒学等机构。境内有营堡11处、巡司3处、驿站2处、关隘1处,其余则为村寨,民村多靠近州城,瑶寨主要分布在西北部 and 南部地区。四至地方注为“东至零陵县界”“南至灌阳县”“西至兴安县界”“北至武冈州界”。图后文字说明介绍全州地理形势、民族分布和军力、粮饷、武器装备。

永淳县图(见图6)主要表现永淳县治及所辖军事设施、民村分布情况。其“东至横州界”“南至广东灵山县界”“西至宣化县界”“北至宾州界”,永淳县城大体为方形、北城略微凸出,四方各开城门一座,城内标注多个机构,察院、左江道、儒学及祠、寺。城周有驿站、急递铺、演武亭、社稷坛、养济院等。辖内部署营堡6处、巡司2处、驿站2处,圩、塘、铺注名称,其他村落一概标为“民村”。“说文”介绍兵力、岁饷较详。

那马司图(见图7)主要表现司城及辖内城头。那马司城位居图中,绘为方形,有城墙,四方各开一座城门。四周遍设城头,共有16处,以竖框内注城头名称。图说简要介绍其辖城头数、地势等。

4. 峒、寨图。《殿粤要纂》鲜绘峒、寨图,仅见思明府迁隆峒图,镇安府湖润寨图、上映峒图,共3幅。以迁隆峒图为例。

迁隆峒图(见图8)意在表现迁隆峒辖地。迁隆峒城为圆形,绘3座城门,城址西、南面标

^① 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49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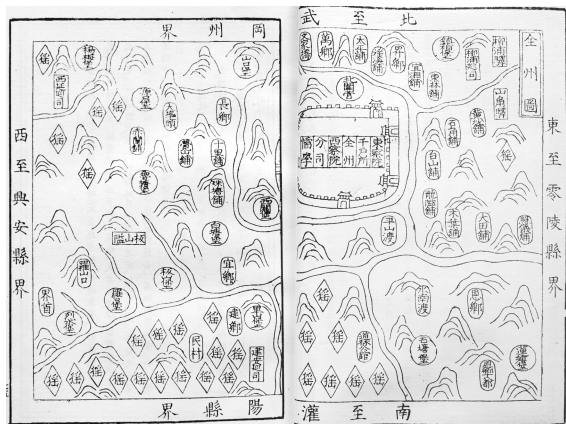


图5 全州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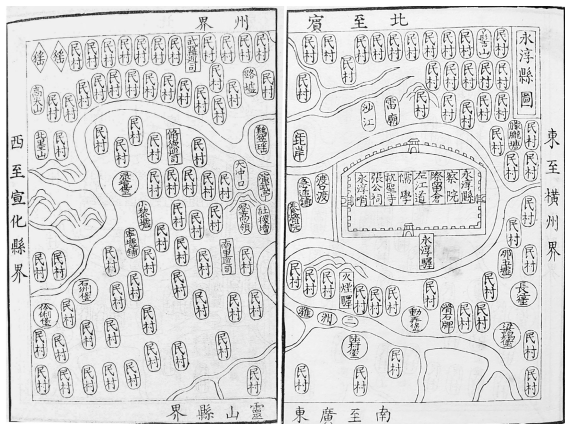


图6 永淳縣圖

注有5处“迁隆地方”，有关隘2处，即为其辖地。由于迁隆峒面积狭小，图面的绝大部分用于表现迁隆峒接界地方及周边民村等地理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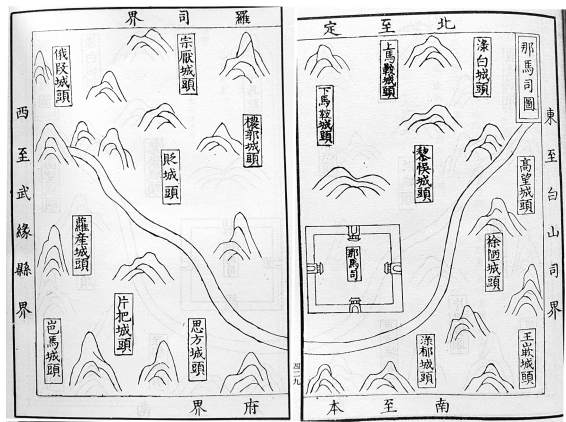


图7 那马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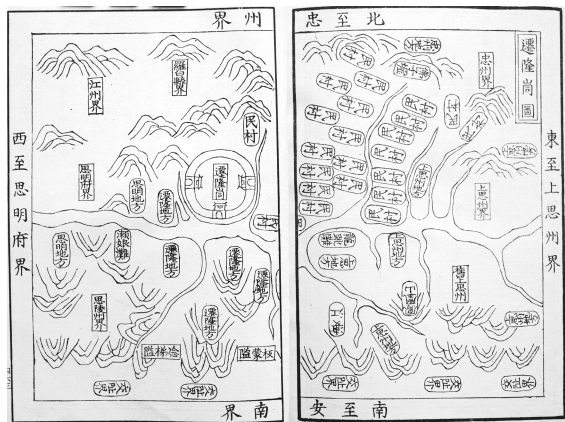


图8 遷隆峒圖

(三) 华夷秩序表达。《殿粤要纂》整套舆图使用统一、规范的符号体系，篇首专有图例说明：

首举粤西而概图之，盖直书九府及各州县所在，而未有以及其详也。次为一府总图，则书州、书县、书诸有司矣，然犹未尽也。而又次则每州每县每司各为一图。自上以及下，自汉以及夷，自堂序以及于四境盘曲，于是始有方圆端颇之异绘焉。其方而立者为官署，取其正己以率物也。其方而卧者为隘，取其横立以为一方阻也。其圆者为堡，取其往来侦辑如环之循而不敢懈也。其圆而且长者为民村，取其作息优游而久驯习也。其不方不圆者为瑶僮诸巢穴，取其与我角逐时反侧不可据也。故观于方而得居官之体，观于圆而思御侮之图，观于方之卧而识形胜之虎踞，观于图之长而喜村落之云联，观于方圆之杂揉，而慨非我族类之牙制。噫！在事者诚手图而展阅之，盖思过半矣。况于向背之异齐，缓急之异宜，与夫举废之异值，为图之所不能尽者，又为说以申之。其庶几有画有文，而民用彰乎。①

① 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29—30页。

“图例”表述了三方面内容：首先是《殿粤要纂》省图——府图——州、县、司图的层次体系；其次是各地物使用的符号及赋予的含义，阅图优势；最后是介绍图后附说、以文补图的编纂形式。

管彦波认为，地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①。舆图符号在被绘图者设计、选择和应用的过程中，体现了绘图者心中的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地理空间观念和秩序。现就《殿粤要纂》舆图使用符号（见表 2）加以分析。

表 2 《殿粤要纂》舆图使用符号

地物	使用符号	赋义	优势
官署	□	其方而立者为官署，取其正己以率物也	观于方而得居官之体
关隘	□	其方而卧者为隘，取其横立以为一方阻也	观于方之卧而识形胜之虎踞
营堡	○	其圆者为堡，取其往来侦辑如环之循而不敢懈也	观于圆而思御侮之图
民村	0	其圆而且长者为民村，取其作息优游而久驯习也	观于图之长而喜村落之云联
壮、瑶村寨	◇	其不方不圆者为瑶僮诸巢穴，取其与我角逐时反侧不可据也	观于方圆之杂揉，而慨非我族类之牙制

遍览《殿粤要纂》舆图，图中套以竖框的有王府，府、州、县、司名称，各类军事、政治官署机构，巡司、驿站、铺所，庙学、书院等；关隘套以横框；哨所、营堡绘为圆圈；民村、乡铺、寺庙、渡口等绘竖体椭圆；壮族、瑶族少数民族聚落套菱形框，内注壮、瑶加以区分。

上述符号的应用，其实就是绘图者“立形立意”的过程。一方面，绘图者给地物赋予了特定的图样形貌，即“立形”；另一方面，这几个抽象符号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即“立意”。绘形赋义的五类符号中，对于关隘、营堡、民村符号的赋义主要停留在形态上，取其形而立其意。对于官署和壮瑶聚落符号的使用，则特别强调所代表的政治身份和对立、对抗状态：竖款方框为官署，方正、威严、稳固，代表统治者和其正统身份地位，不可撼动；菱形框为壮瑶巢穴，不方不圆，无根无基，立足不稳，是政府追剿的对象，终将覆灭。通过图形上的一正一斜，引申到双方政治身份的官署与乱民形象，政治形态中的“正”与“不正”，这种政治身份和立场决定了二者的角逐与对立。产生这种对抗的根源在于“居官之体”与“非我族类”，统而言之，就是华夷之分。

《殿粤要纂》称壮、瑶少数民族为“夷”“蛮”，全书比比皆是。杨芳在序言中称：“初，余奉简命入境，顾瞻咨访，知粤与蛮界若犬牙……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况蛮与西北之虏殊……”^②“广西总图说”篇首即言：“粤之西，三江环抱，错编户于蛮僚，不当十四五，烽警时闻。左、右二江土酋最桀黠，时治兵相攻，窥及内地。”^③

① 管彦波：《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青海民族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② 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 21—22 页。

③ 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 36 页。

对待蛮夷之地该如何作为？这是萦绕在杨芳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广西地方的认识，从他在万历《广西通志》序言中可见一二：

方今士鼓掌借箸，皆辗转于北之虏、南之蛮。……蛮非虏比，其衣食、寝处、好尚犹然中国也。……况百粤两川，今职方版而列之为内地，非地不可耕而食，而民之不可藉而使也。何有司者苦于弄兵，时烦寇令，至与九边共厪宵旰之忧？何至以同封接壤之赤子，而视之如蒙古、如契丹也？

乃奉玺书南下，假道于楚，以薄古之所称桂林、象郡。……其云虽瑶人、壮人诸种落往往杂出，间为不靖，而封疆相错如绣，天似未有以界绝之也。及下车日久，与二三大夫朝夕相谘考，则又闻诸种落内向已有读书服章为博士弟子员者。因重念蛮非虏比，所贵于招携怀远，在管敬仲有明训焉。……于是始仰而喟然，以为粤之盛也，其杂于蛮，而蛮固未尝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

杨芳对于广西地方的认知其实是矛盾的：他认为自己治下的广西“今职方版而列之为内地”，但又不能否认其地处边徼、仍为蛮荒之地的历史现实。不过，广西地方人心思向化，“其衣食、寝处、好尚犹然中国也”，“已有读书服章为博士弟子员者”，如果谨尊齐国管仲招抚东夷之明训，下以“招携怀远”之方，通过声教讫化，“以中国之治”治广西之“蛮”是可行的。这便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官员最为推崇的教化夷地的“文治”之道，“以德怀之”。

然“瑶人、壮人诸种落往往杂出，间为不靖”，“粤西盖国家西南绝徼，其人皆习于战斗，生于兵革，为寇贼之藪”^①。这是悬在巡抚广西地方官头上的一柄利剑，对于谙习“中国”文化，奉行“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②理念，坚守“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明代官员来讲，要使华夷绥靖，只能采取“武功”之治，以威服之。说到底，《殿粤要纂》便是杨芳华夷观念落实在地方控制与管理的一个方面。

三 “防之贵严，备之贵豫”

杨芳提出防范“蛮”“夷”之方针在于“防之贵严，而备之贵豫”，就《殿粤要纂》舆图绘制及图说文字来看，防范对象主要是被视为“蛮”“夷”的瑶、壮族聚落，军事防御重点地区为府城，地理位置重要的州、县，以及有瑶、壮族分布的地方，这些地区次第设驻关隘、营堡、哨所，既讲究防御层次纵深分布，又讲究防御力量的有效整合，可谓“严”且“豫”。不但图面绘制各地理要素颇为周详，图后文字记述也较为详尽。

“（桂林府）带江襟山，控制蛮荒千里，盖西南一都会也。湘与漓互流，横奔逆折，势难飞渡，则平乐其门户云。陆则阳朔为东南冲，而金宝顶之村，瑶壮最丛。永福捍其西南，四隘云联，薄于修、荔，又一要害也。义宁、灵川、兴安、全、灌为西北屏藩，而义宁之六隘，灵川之七都，灌阳之各源，兴安全州之洞岗，时相侵噬，盖彼之勾引为害，非一日矣。所幸古田荡平，渐归抚化，间或夷性自起仇杀，然窥伺之心未萌，即偷人不无潜发，而营卫堡隘之设，固不可疏也。今计兵之在郡者七千八百有奇，在诸属者六千八百有奇……”^③从“桂林府总图”来看，

① 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31页。

② 《皇明诏制》卷1《谕中原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年，史部，第57册，第452页。

③ 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42页。

基本形成以桂林府城为首位中心、各州县为次级中心，其间布点巡视、驿站串联成网状防御模式。尤其是府城，派驻重兵防守：军门标下新兵 409 名，总兵标下官兵 354 名，东南二营官兵 545 名，北关打手、教师 216 名，哨江官兵 106 名，戍省狼兵 1800 名，桂林中卫旗兵 1370 名，达官、舍目 105 名，右卫旗兵 1296 名，达官、舍目 86 名，护卫旗军 147 名。王府侍卫旗军 486 名，仪卫司旗校 430 名，戍守省城、湖广、茶陵、永定、荆州等七哨旗军 580 名。各类兵员共计 7930 名，戎器配备 5226 件。^①

又如，瑶族聚居区平南县。“平南县图”所示县境内只在南部、东部零星分布几处“民村”，其他地方绘有层层重重的瑶族村寨。“平南县图说”言：“平南自剿平后，民乐有生，环四野晏然。而防御之图，则内外各有营堡，辅车唇齿，足镇一方，况申之以保甲，重之以土兵，平南其永恬乎。”^② 因为此前有“贼乱”发生，故未雨绸缪加强了防御力量，配置哨堡、官军、兵款共 261 名，戎器 135 副。

反之，人口稀少的边远州、县、司，官方给予的军防设施、防御装备、兵员力量明显不足，地图的绘制较为简单，文字描述也寥寥数笔。甚至界接安南的府、州图似乎也看不到强力布防的表现，图面内容主要表现府、州治所和“民村”分布，除了几处关隘外，几乎看不到其他的涉军设施。《殿粤要纂》所绘舆图中，与安南接壤的有归顺州图、镇安府图、思陵州图、龙州图、凭祥州图、迁隆峒图、上石西州图、思明州图、上下冻州图、安平州图、太平府总图、下雷州图、上思州图 13 幅图，现就其设防信息汇总表如下（见表 3）：

表 3 界接安南的府、州图设防情况一览^③

图名	地界交阯处	图绘军防设施配置	置校、戎器配置
归顺州图	南至交阯界	关隘 9 处	额调征兵 5000 名，戍梧兵 2350 名，戎器无
镇安府图	南至交阯界	无	额调征兵 4000 名，戎器无
思陵州图	东至安南新安州界，南至安南禄平州界，西至安南枯楼峒界	关隘 3 处	隘口有目兵自行防守，粮食自备，无征兵，戎器无
龙州图	西至安南七源州界	3 关，24 隘	防守目兵 1320 名，听调兵 7000 名，戎器无（“图说”称：龙州“兵固健悍，足以控制南交，为百粤藩篱”）
凭祥州图	北至安南婁容堡界	1 关，3 隘	防守目兵 80 名，戎器无
迁隆峒图	南至安南界	2 隘	兵 500 名，戎器无

① 参见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 43 页。
② 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 297 页。
③ 笔者根据《殿粤要纂》相关府、州图及说文整理，参见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第 329—515 页。

(续表)

图名	地界交阯处	图绘军防设施配置	置校、戎器配置
上石西州图	西、北至交阯界	无	兵员、戎器均无
思明州图	西至安南界	无	兵员、戎器均无
上下冻州图	西至交阯界	有隘，未绘	兵员、戎器均无（“图说”称：“内有□（上山下更）花各隘，枕近交阯，督兵防守，不可以不谨者”）
安平州图	北至交阯界	有隘，未绘	兵员、戎器均无“图说”称：“疆内有古铎等隘，枕近交阯”
太平府总图	西至交阯界	镇南关，3 驿站	旗军 400 余名，守城各州县土兵 60 名
下雷州图	西至安南界	关隘 2 处	遇征调出兵 1000 名，戍省兵 480 名。图说称：“地逼交南也……夷兵时出没为患，提防不可不谨者。”
上思州图	南至交阯界	关隘 8 处	分为二十保，设立保甲，分守信地。戎器无。“图说”称：“上思之东北西三境俱宁，独南五十里与交人界，其地有八隘，隘内外皆民居，交人尝穿隘侵害，为疆里忧，增兵谨戍所最急者”

图说多处记载，安南时有越境挑衅、侵害行为，“提防不可不谨”，然而就当地的军防设施部署、兵力配置、武器装备来看，实在薄弱。这 13 处接壤安南的府、州地方，兵员加起来不超过 2500 人，与全省 60278 名兵力总数来说，实在微乎其微。^① 不但兵员、武器装备不到位，这一带反而是兵源输出的重要基地，被征调去“戍省”“戍梧”等。即便是配备兵力最多的龙州，其防守目兵 1320 名，而听调征兵戍外的兵员却达 7000 名之多，至于“图说”称龙州“兵固强悍，足以控制南交，为百粤藩篱”，未免有掩耳盗铃之嫌。

由此可见，杨芳等所称“防之贵严，而备之贵豫”是有区别对待的防备，对瑶、壮等少数民族严加防范，对接壤的安南的入侵威胁却选择性忽略，反映出来广西地方对内严守、对外松弛的军备防御策略。

余论：对中国古代军事地图的理解

莫金山曾指出《殿粤要纂》舆图绘制存在“绘图水平不高”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地名标识

^① 参见杨芳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卷 1，第 39 页，“置校”记载：“广西通省官军、哨队、目兵、民款、打手、耕兵共六万二百七十八员名。”

不全面、行政区划分界线不明显,交通道路不详等方面。^①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近代以来认为地图,尤其是军事地图必须体现准确性和科学性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而没有考虑中国古地图绘制的特点和传统。中国古代地图基本以形象画法绘制,虽然看起来不科学,但从实用功能出发,这种绘制方法满足了大部分需求。具体到《殿粤要纂》舆图而言,山川形势、军事设施、军力配备、剿抚对象、交通地理情况都是需要掌握的重要军事信息,而这些信息在总图、府图、州县司图上基本得到呈现,无法绘出的则以说文补充,以致疆场形势、险塞布防、土马储积、甲兵戎器——可指诸掌,四境之向背虚实披图即知。从战备角度来讲,已完全满足军事地图的功能。明代广西辖地内民族聚落交错混居,村寨小且多,长期以来地方行政区划本来就不明确,特别是土司地区,彼此争战,辖地隶属并不稳定,无法像今天的地图一样有明确的地界划分;广西多为山地丘陵性盆地,岭谷相间,河流众多,交通路线复杂,大多没有固定的出入路线,因此绘制交通道路于地图上意义不大,故莫金山所言之缺陷于《殿粤要纂》之地图来说并不是硬伤,也不影响地图的使用,他所说的“绘图水平不高”是基于今人对古代军事地图的“科学性”想象。

同样,图例作为现代地图的专业术语,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概念去理解《殿粤要纂》中的“图例”。结合《殿粤要纂》对“图例”的说明以及对“置校例”“岁饷戎器例”说明来看,《殿粤要纂》所称“图例”其实是“图”与“例”两个名词的组合,而不是现代地图的专有名词“图例”。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二者存在很大区别。专门就舆图符号和含义作出解释说明,在明代地图中并不是常见的做法。最为经典的是《杨子器跋〈舆地图〉》^②,以“凡例”形式对图中使用的符号绘形并赋予特定含义:“京师八其角,以控八方也;蕃司为圆,府差小焉,治统诸小,非一方拘也;州为方,县则差小,大小各一方也;附都司卫所加城形者,示有扞御,不附书总具圆空不得已也;守御所特设有斜其方,以武非治世之正,御与都司以次,而大因其势也;夷邦三其角偏方也,不多及者,纪其所可知者耳;宣慰司以下,无别者王化所略也;山川陵庙各随形以书其名,非特纪名胜,正以定疆域也。”此外,明代罗洪先于嘉靖年间绘制的《广舆图》^③也在图集之首对图集中统一使用的24种符号专门加以规范,称“省文二十有四”,只不过未解释使用符号的含义。《杨子器跋〈舆地图〉》之“凡例”,《广舆图》之“省文”及《殿粤要纂》之“图例”,大致相当于今天“图例”的雏形,不能视同于现代地图名词“图例”。

(作者单位: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宿万涛

① 参见莫金山:《〈殿粤要纂〉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学术论坛》1999年第1期。

② 《杨子器跋〈舆地图〉》,明正德七年(1512)绘制,绘制者不详,因图下方有杨子器的跋文,故称为《杨子器跋〈舆地图〉》。图纵164厘米,横180厘米,绢本彩绘,现藏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绘制范围东至大海,东北至北海、奴儿干都司、女真住地、长白山,北至长城外鞑靼诸部,西至黄河源,西北至哈密,南达南海、爪哇。图中用了23种符号来表示各种地理要素。地名有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各府、州、县、卫、所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区行政、军政地名共1600多个,分级用方、圆、菱形等符号表示。参见孙果清:《杨子器跋〈舆地图〉》,《地图》2006年第4期。

③ 参见成一农:《〈广舆图〉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广舆图》是明代罗洪先以元代朱思本《舆地图》为基础,综合明代其他地图绘制而成的地图集,图幅平均34厘米见方。计里画方,“舆地总图”每方折地500里,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图每方折地100里,其他专题图每方折地不等。《广舆图》影响非常广,明后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以其为基础增补的图籍。地图集统一使用24种符号,即“省文二十有四”。